

我有我天空 - 第 4 集 - 鄺頌安 - 黑暗中也能看見的作家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安 鄺頌安

W：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。這一次我陳衍泓又請來了一位新的嘉賓，先給大家介紹一下他的名字：鄺頌安，大家都叫他安仔。安仔，你好。

安：你好啊！William。

W：你好像跟一般人有點不同。

安：是啊。我先介紹自己，剛才 William 所說我是一個文字工作者，出版一些自己的小說。我是一個視障人士，因為有「青光眼」，在大概中學開始有這個疾病，到現在三十歲已差不多看不見了。

W：你跟我一樣，也是後天因為青光眼而導致有視力障礙。我就完全看不見，你好像還有少許光感？

安：是，醫生說我還有百分之十的視力。簡單來說，好像在霧裡看東西時，又好像用望遠鏡般看東西窄很多，基本上看不到文字。真的真的很勉強，比如一個十七吋的電腦螢幕只放一個字，我便會看到。

W：其實安仔所說的窄，就是一般視力可以看到很闊的，它會慢慢收縮，以前你看左邊東西可能是轉少許便看到，現在可能是要整個頭移動才看到。

安：是啊。所以我們就會較容易撞到桌子、椅子。

W：但你是否一出世就有這個眼病呢？

安：其實我遺傳了很深的近視，一出世便有七百多度，一直帶著一副很厚的眼鏡上學、外出，到了中二的時候，發現眼睛有些範圍看得不清楚，眼球裡有時有些壓力，便去看醫生，後來發現到是青光眼。

W：但那時候眼的視力還可以？

安：可以的。青光眼這個病，一般人稱它為「視力小偷」，它會逐漸減少你的視力。中學我便開始做手術，直到大學都是一年一度做手術。我讀大學那段時間，還可以自己打開書本來看，亦可以應付考試。較為困難的，是答多項選擇題時要自己畫格子，常常害怕畫錯。但那段時間都還能夠閱讀的。

W：中學較為方便一點，大學裡有沒有東西幫助你？

安：聽現在讀大學的視障朋友說，可以申請一些資源導師，他們可以幫助你把書本翻譯為一些電腦的檔案，然後我們可以用電腦聽。但那段時間我剛剛面對視障問題，自己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便不告訴人，結果沒有去求助，沒有找人幫忙。

W：我知道其實現在學校現在可以借一些放大了畫面的 CCTV。

安：是啊。

W：又或是點字的儀器，如果你懂點字的話，便可靠那些儀器幫助你上課。而且現在科技進步，透過收發電郵來交功課也可以。

安：是啊。

W：讀完了大學，你讀什麼科呢？

安：那時候我讀工商管理，學習如何營銷東西，或者設計一些產品、一些服務，能學到的東西也很多。只不過零二年剛剛畢業那段時間，一來經濟不好，二來自己以前懶沒有什麼暑期工的經驗，再加上自覺視障影響了找工作。開始的第一份工，是政府的臨時工。

W：那些需不需要用視力呢？

安：也需要的。我做那個工作是在教育資源中心要幫人們收發文件，或者很多市民及非牟利機構來借我們的健康材料，譬如單張、VCD，也要常常看電腦及核對很多他們所填的表格。

W：OK。你之前跟我說，你小時候讀書有些科目不太喜歡，試過不合格的，是什麼科目？

安：有很多科目都是成績一般，譬如體育。有時候要進行一些體育活動，因為戴著一副很厚的眼鏡，常常害怕弄壞了，亦很害怕「食波餅」會弄到眼睛，所以我不太喜歡體育。甚至試過在大學讀書時，體育科也不合格。那時挺搞笑的，因為中文大學真的要我們讀了兩科體育合格才能畢業，我被逼報讀了其中一科排球，到考試不合格時老師給我補考，結果補考也覺得我不行，便叫

我走到牆邊自己做上手托球，做到多少次便告知我多少分。我想他其實是特意放過我，不要弄太多事情。

W：這樣也挺特別，一個視障人士要面對體育這個科目。其實學校裡有什麼配套給你呢？當時是被動了一點，沒有主動跟老師說「其實我有這個障礙，可否改用別的運動考驗我的能力？其實我也可以的」。我知道你動作好像差一點，但是文字工夫挺好。

安：正如剛才所說，我做文字工作，寫專欄，自己亦不時想到計劃出書，其實是訓練出來的。老實說，這又挺有趣。一來，我以前寫字龍飛鳳舞；二來，其實我真的試過會考考應用文時不合格，但因為視障人士這個身份，我竟然能夠出書啊，William。

W：我想問一下你。沒理由一出來便能夠出書，路不會這麼平坦。你最開始是寫什麼的？

安：我參與一些藝術活動，和視障人士一起學跳舞時，當中有一個人想帶出視障人士的生活資料，他們遇到什麼困難，特別是那段時間我剛剛慢慢適應視障生活，所以想到找我一起寫劇本拍一個短片，從此便開始了第一次寫作的經驗。

W：接著便慢慢儲存。

安：是啊！其實那時寫完劇本，真的叫自編自演，我覺得去演出感覺很特別的，因為我們試過去一些公開演出，接著播放短片，最後當然有分享自己視障的心路歷程。在那段時間其實真的不容易，每次播放完畢後反而是最緊張的時刻。因為很多人要問很多視障生活的問題，那時我還沒試過告訴別人視障會遇到什麼蠢事，或者遇到什麼困難。原來開始跟別人分享之後，得到觀眾鼓勵是一個成長過程，會讓自己慢慢開始接受到視障的生活。

W：你常常說克服生活的困難，你有讀復康班，即是幫助一些後天失明的人的課程，我知道你當時好像不太想面對這事。

安：其實我真的挺難接受這個身份，總是覺得讀那復康班是在浪費自己時間。

W：因為那時候你應該不致於用盲人杖？

安：是啊。而且自己出書後開始有寫普通的專欄，自己很想再次投入文字世界。

因為我們上復康班有時候也有「空堂」，隔幾小時才上下一節課，我會立即跑上電腦中心使用電腦。有些視障人士機構會把書本錄了音當為錄音書的。試過有一次沒事做，便拿著錄音書躺在殘疾人士廁所裡一個人聽書，結果聽著聽著睡著了。那時候真是接受不到自己是視障人士，始終想快些追回大學同學的步伐，因為他們全都畢業，已在工作中了。

W：那麼你怎樣克服現在要用杖的感覺？

安：其實用手杖都是一個過程。記得最不開心的一次，是剛剛做完手術又要出外做義工的時候。我逼於無奈真的要好好保護眼睛免得會撞倒，便拿手杖出外，我爸爸很擔心我，竟然跟在後面，後來我知道很傷心、很想哭。其實我接受不到的其中一個原因，是不想傷家人的心。但是過程去到某些地步，就是要被逼出來的。燈柱可能是淺色的，如果是灰色的你會看不到便撞到了，所以一定要有手杖。而且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我認識了一些視障朋友。雖然開始時想逃避這個圈子，或者逃避自己這個視障身份，但當認識了他們之後，有些問題我請教他們怎樣解決，得到他們指點就知道如何解決問題。其實視障人士這個身份不是一個負面標籤，慢慢便開始接受了。

W：你現在的工作除了文字工作，還有沒有其他？

安：除了文字工作，我也在社會企業裡做培養的工作，又有在外面機構教溝通技巧，也很開心。還記得當我走進視障人士的圈子裡時，大家較為著重用說話或言語溝通，很多朋友覺得我說話表達得不清楚。在這情況下得到大家提醒，自己也開始在這社會企業裡工作時，提醒自己要注意表達技巧。現在挺享受用我的聲音從事這些工作。

W：將來有沒有什麼夢想？

安：現在想著兩件事。第一，我覺得很重要的是，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，要去進修碩士課程。原來視障人士要讀書，或要尋找一些書本等等的資料是不容易的。我有個想法希望第一步成立一些讀書會，凝聚一些喜歡讀書的視障人士。一來大家可以交流，二來真的想爭取社會或出版社方面做一些無障閱讀的事情，可以直接賣文字檔案給我們，而不用把書本拿去掃描，又要找義工朗讀，弄了很多步驟才能聽到，這是我希望在短期內做到的第一件事。

W：先預祝你成功。我們都知道，也聽得出你在學校體育科的不如意經歷，到了現在發揮自己所長。安仔，我想問一下，你喜歡出書，但是在香港出書其實也挺困難的，不會賺到很多錢。你為何這麼堅持做這件事？

安：當我出了第一本書後，很感恩有些新的免費報紙找了我做其中一個專欄作家，自己覺得既然算是上天的心意，以及自己覺得視障人士處理文字較為容易，就希望堅持下去看看會否有出路。

W：你用什麼方法寫這麼多東西呢？現在我們所說的「開眼字」，你應該寫不到看不到。

安：是啊。

W：你用什麼方法幫你？

安：我們現在是電腦年代，電腦能夠幫到很多忙，只要有發聲的工具打幾個字，逐行逐行聽回。甚至是 Check Email，或者看新聞都可以透過電腦。

W：即是中、英文？

安：是啊。

W：普通話好像也可以。

安：有些軟件能夠播國語。

W：變相等如你可以無障礙使用。我知道你最近會出一本書，那書的名字是什麼？

安：叫「黑暗也能看見」，是一本訪問集，加上一些自己關於視障人士生活體驗。

W：訪問什麼類型的人物？

安：今次是有趣的，希望訪問一些藝術團體，比如義工組織甚至是環保的組織。因為我自己發覺，香港有很多朋友很努力想帶出一些他們的信念，比如環保的重要等等。我覺得他們的故事很值得作為一些提醒，跟讀者分享。

W：在過程裡有沒有什麼趣事？

安：我覺得最大困難，或者算是趣事，就是，自己視力有限制時，一次過訪問一個有三至四成員的團體時，分不清他們的聲音到底誰是誰。那些受訪團體有時是透過朋友的朋友介紹的。他們是互相認識的。我會跟他們說：不如你在

發言前說一下我是 Melody、我是 Peter……等等，讓我分清楚。否則在出稿時，明明是 A 說的放在了 B 說，便會很尷尬。

W：這個要花些心思。我知道書本背後有很多人在支持你實踐這理想，包括你最親密的女朋友。我想問一下，你們是怎樣認識的？

安：都是透過文字結緣。話說有一次幫助另一個 NGO 做訪問時，訪問到她關於自己做 DIY 時裝的東西。從此便認識她，隨後當然覺得這個人挺有意思、挺有心，便找方法跟她維持聯絡。

W：那時見過她樣子沒有？

安：見過，那次是面對面訪問，之後便嘗試問她可否幫我做一些電腦袋維持著聯絡。

W：接著便出招了。她是一個健全人士？還是一個失明人士呢？

安：她視力沒有問題，一般人。

W：正常人；你們照日常正常人方式拍拖。但是你看不到，會否有很多障礙阻礙著你們？

安：最有趣的是，剛剛認識她時我可以看得挺清楚的，但是你知道，我一來是男孩二來是視障，就沒有留意她外表。女孩因為你沒有留意她穿什麼衣服真的會不開心，我試過一次。

W：她當時問你漂亮嗎？還是怎樣？

安：沒有啊！為何出外了這麼多次你也沒有留意我穿什麼衣服。因為我很記得第一次跟她見面即是未拍拖，她出外之前問我 Dress code，你穿什麼色。接著我也挺大意，因為她做時裝設計我也沒有留意這些，那次後便多些留意她穿什麼衣服，或者多些讚她。

W：我知道你們有一起看電戲，但是你看不到，即是人們所說的「聽戲」，會否覺得「無癮、很悶？」

安：有這樣的困難，尤其是很多戲中場面沒有對白。我女朋友很好，她知道有一東西叫口述影像，也嘗試在看電戲時為我形容一下男主角在做什麼。有些位



置反而自己覺得尷尬。一來害怕要她述說全套電影內容會很辛苦，二來害怕騷擾到其他觀眾。我有時也不知如何是好，我覺得她的好處是不介意這樣做。

W：說起介意我又很想說一下，人家的家人知道你們拍拖嗎？

安：他們也知道我們有拍拖，只不過我們沒有直接面對面見過家人。

W：即是說，他們不知道你看東西可能是矇矓的，未至於知道需要用盲人杖之類。

安：暫時未知道。

W：如果他們知道了之後表示反對，那你怎麼辦？我認識很多朋友有這樣的故事，「安仔，你看不到東西，我的女兒怎交給你？將來怎麼辦？你沒有穩定收入，黑漆漆都是不行，到時候要我的女兒照顧你，不可以這樣的。」遇到這樣的阻攔，你會怎樣？

安：我覺得去到某些地步時，要看我跟她兩個人的心意。因為已認識了兩年多三年，已頗肯定大家願意在一起。正如剛才 William 你所說，世界是現實的，要給人信心，我也希望快些找到工作，讓身邊的人知道：雖然我未必看得清楚，但也能工作，也能維持生活，不會向家伸手要錢的。這是第一件要做好的事。另外，我也要該多些機會與對方的父母親相處，讓他們看到我日常生活是怎樣的。我很相信若果大家很喜歡對方，無論怎樣困難也分不開的。

W：我很欣賞你這個信心，因為我相信：想人家接納你，就一定要讓人家多些了解你。

安：是啊。

W：還要不是被動那種，要主動出擊。我們是失明朋友，失明朋友的日常生活是這樣的：怎樣吃東西、怎樣出外……，讓他們了解多些才知道原來我們也有自己的天空，對嗎？

安：嗯。

W：安仔，不單止你跟你女朋友是這樣相識，我知道大家有共同的信仰，是嗎？

安：我們都信基督教，經常約定一起去教會、一起去祈禱，在這些情況下有

common friends，其實對大家的關係會有很多益處。

W：我想問一條簡單的問題，你返教會如何看聖經？

安：我們有很多電子書，對於視障人士來說就是朗讀的書，在一部細小的機裡有新約、舊約，一些主要是用來聽的靈修書。

W：主要用來聽。相處怎樣？教會裡有很多人，通常小教會有一百幾十人。

安：是啊。

W：我想先問一下，你的教會裡有沒有其他殘疾人士？

安：沒有。

W：只得你一個殘疾人士，但是人們怎麼招呼唯一的你呢？

安：也是靠著一天一天地逐漸認識。大家去過教會都會知道，星期日匆匆忙忙崇拜、唱詩、做完很多事情，又有一會兒報告，接著大家聊一下天、吃一頓飯。就算聽了很多次也認不出誰是誰的聲音，但最重要是投入。譬如最近一次跟教會朋友到韓國，參加一些韓國的聚會。那次我的女朋友沒有去，只得自己一個時候，反而讓朋友有機會知道如何為視障人士做領路法，怎樣去介紹周圍有什麼買。慢慢大家就知道不是很複雜的事。只要大家多些捉著大家，或者用多些形容詞說給你聽環境上有什麼，便可以相處得來。

W：你剛才所說的領路法，其實是什麼來的？

安：這個是一些視障人士跟健全人士出外的方法。簡單說一下：通常視障人士會站後於健全人士少許，捉著對方的手肘。大家可以幻想一下，當我捉著前面人的手肘時候，我便感受到他轉彎、向前，或是上落樓梯等等方向，從而大概知道是怎樣的環境。

W：我亦知道，有時候有很多的有心人想在街上幫助失明朋友，但是走到過來又會太緊張。因為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，所以以後各位聽眾，如果想在街上幫助好像安仔這樣的失明朋友，可以先主動跟他打招呼，然後嘗試用捉著手肘這個方法。安仔，最後問一下你，你怎樣看？如果將來全都黑了，一點光也沒有，你的生命會怎樣？



安：我覺得會變得更加坦誠及直接。以前當我看得清楚的時候，我出外時真的很不喜歡問人，不喜歡人們幫的；到了現在看不到，反而偶然也要問人：去哪裡是怎樣去？或者問人們詢問處在哪裡等等。我發覺原來直接些去溝通，會有很多人很樂意跟你溝通，甚至當我看到金毛或紋身的人，我想我看得清楚的時候會不去理睬他。但有時候迫於無奈要找人幫忙時，他們又會很樂意。這反而提醒了我，讓我知道不要靠外表去看人。假設完全黑了的時侯，沒錯會面對很多困難，但帶給我的，可能是跟人們更直接的溝通。

W：這種直接就令你覺得很真。

安：是啊。而且真的會擴闊了自己，起碼不會受到一些較為外在東西隔絕了與人的關係。

W：如果現在的聽眾，他們又面對一些視力的障礙，你有什麼忠告？

安：我覺得第一件是真的接納自己，不要像我某些階段一樣逃避，我試過真的明明看不到巴士號碼，問司機時他只是搖頭搖頭，結果很氣忿時我也不願意告訴人們自己看不清楚，所以便搭錯車。如果遇到問題，嘗試去回顧這件事。雖然自己是視障人士，但仍然在某些方面很有價值的。

W：最後祝福你，知道你有個理想希望繼續透過文字工作，把更多的正能量訊息傳播讓大家分享。預祝你日後工作順利！今日的時間差不多了，下次有機會再跟你分享。

安：謝謝！好。再見。

W：再見。